

敬

孚

類

藁

敬孚類藁卷十一

墓表 志銘

桐城蕭穆敬孚

故前欽天監監正歙縣楊公神道表

穆嘗恭讀

世宗憲皇帝所錄 庭訓格言中有 訓曰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輯成書條分縷析後之學此者視此甚易誰知朕當日苦心研究之難也穆旣知

聖祖仁皇帝之精算術實由於此因想楊公之爲人今年夏晤鄉縣老友李君宗燭談及楊公當日情事因託遣人於歙縣楊

氏代求楊公所著之書旋於楊公族裔孫孝廉家得之穆
既得所錄副本因念楊公之墓年久不免荒蕪復託李君他日
會同孝廉商爲修理因略敘其生平事蹟他日表於其阡

公姓楊氏諱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其世祖諱凝字彥
謚明宣德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調南京刑部尙書嘗自敘
前後戰功乞世廕子堦遂得新安衛副千戶子孫遂世襲焉傳
世至公乃讓職與弟光弼子身入京師時爲崇禎十年也時
有山陽武舉人陳啟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
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
兵科左給事中劉公宗周詹公爾選等先後論之公復劾其出
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復經御史王公聚奎倫公之
楷給事中姜公垞先後劾其溺職及請託受賕還鄉驕橫併不

忠不孝大奸大詐狀乃削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又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當國既久劾者尤多公復論之至輿輓待命帝皆不省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而公卒以此遣戍遼左然體仁亦旋以黨與奸狀爲帝所悟放歸十六年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公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先是崇禎元二年閒莊烈帝以欽天監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禮部尙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厯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等推算厯法徐光啟爲監督三年五月又徵日耳曼人湯若望意大理人羅雅谷襄授製器演算諸法入國朝順治元年夏湯若望

具疏將本年八月朔日食明年正月望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虧蝕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繕冊進呈秋七月復將所製渾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一幅進呈旋補授欽天監監正自是十餘年屢加恩擢用十七年公入京抗疏以西人耶蘇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所造時憲書其面上不當用上傳批依西洋新法五字具呈禮部不准是年復召比利時人南懷仁來京纂修厯法康熙三年七月公復叩閣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議四年三四月議政王等謝款鞠問及遵旨再議湯若望等奉旨僅得罷職旋以病死聖祖特授公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公以但知推步之理不

知推步之數卽 闕辭職疏凡五上不淮乃輯前後所上書狀
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七年 詔求直言公條陳十款多
見采納內逃一人一款得免十家連坐之例實自公發之八年
春二月爲治理厯法南懷仁所劾厯日差錯得 旨革職旋蒙
恩放歸卒於途公歿後西人以重價購其書悉爲焚燬欲滅
其迹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所撰池北偶談曾記此書事實西人
復以計削去此條且有改爲詆毀此書者以故公此書及生平
事實後人罕有知者嘉慶間吳門黃主事丕烈曾得此書嘉定
錢少魯事大昕儀徵阮相國元先後評跋阮公復見初印本池
北偶談併采公所著日食天象驗篇爲疇人傳且推摘謬十論
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
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錢公雖以公於步算非專家亦深惜公

無有力者助之故終爲彼所誣其詆耶蘇異教禁人傳習爲大
有功名教近吳門葉君廷琯嘗稱公少年已氣節觥觥如此乃
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剛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
爲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其精誠
固結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云云皆能知公之深穆乃恭記 庭
訓格言一則並綜明史姜垓溫體仁等傳及東華錄康熙朝徽
州府志近世名人著述之可傳信者櫟括以表公所俾鄉之後
進者詳焉

原任貴州都勻府知府劉公墓表

代

公姓劉氏諱宗幹字松蘿桐城人也曾祖玉潤祖馨皆太學生
父諱琢邑庠生少受業於族兄海峰先生詩古文皆有法律年
未逾冠而歿母何太恭人守節自誓數月始生公公少而天性

純篤嘗痛其先人早世慨然欲繼其志奉何恭人以終老嘗曰
儒者遭時遇主當爲國家建不世之勳若自度其才有未足力
有未能則巖居川觀以老守其學以傳於後可也當是時公之
配方恭人有賢行最爲何太恭人所鍾愛公事太恭人孝謹不
忍所須離左右而太恭人時察公達於時務不欲公之鬱鬱久
居也公不得已乃承太恭人意援例入仕授貴州都勻府同知
又署直隸古州知州方恭人奉何太恭人家居代公承甘旨內
外家務一以身兼之以故公無內顧之憂益得盡心於民事公
之權知古州也旋捧檄雲南督造銅船事竣空萬餘金無所償
乃多方籌之心力交瘁何太恭人年近七旬蒙 恩施表節孝
旋以天年終公傷未得親視含殮星夜奔喪哀毀幾至不起方
恭人力贊苦塊之所不及先是太恭人在牀褥恭人剖股和藥

以進家人皆未及知也至是公察而感之益思整頓精神爲報親之地服闋復回原任又署大定府知府逾年以卓異擢都勻府知府歲餘以解銅入京引見道出江蘇清河縣以積勞舊疾大作遂卒於彼所莅各州府士民聞之皆號泣呼爲劉青天咸鳩資建祠以祀之公才識精明馭民寬厚凡有所舉必思有關於國計民生前任官有弊政及陋規必嚴加整理裁汰公事之暇輒以讀書養性爲事惜乎年不中壽所用僅此未及大展其能也公素尙誠實不務立名歷任善政家人均不及知不能爲公縷述然觀其旣歿而民思之至爲立祠祀則公平日勤政愛民澤浹於肌者可知已公以嘉慶二年四月日卒距生於乾隆二年五月日年五十有配方恭人生三子法純太學生晟工部議敘候選縣丞慶榮太學生側室張氏生一子世恩太

學生女三人長適謝氏次適方氏三適王氏皆方恭人出孫六人曾孫五人以咸豐七年丁巳冬十二月十九日葬於廬江縣橫山沖之陽方恭人祔某少嘗讀書公家與公子慶榮交最深今以薄宦羈縻數千里外慶榮書來乞誌公墓因以所知者稍論次之以寄慶榮表於公阡

二品封典通奉大夫原任桐城馬踏石巡檢山陰陸公神道表

昔上虞倪文正公有云西漢循吏趙廣德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史云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迹是不可迹也其庭不必鉅第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雀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傳封侯其死不必

桐鄉之俎穆嘗深偉其言究之諸公皆有經世安民之略其所就功業有等差蓋所遭之時所歷之境而使之然要其易地而治無二致也吾鄉官師以循良著稱愈久而民愈不能忘者在漢則有朱公邑在晉則有陶公侃下逮有明則有陳公于階石公克肖時有陳父石母之稱當吾世則有原任馬踏石巡檢陸公其庶幾焉公諱枚字建中一字立甫浙江山陰人陸氏故爲吳會世族周漢以來代有傳人唐之忠宣公宋之渭南伯皆公之遠祖也公少有經世志嘗侍父閭風公遊學京師援例以吏員議敘補安徽廣德州杭村巡檢以距原籍在五百里內調補桐城馬踏石巡檢道光十四年蒞任廨駐樅陽鎮樅陽故爲晉陶桓公所治地也公蒞任卽慨然以陶公之事業爲己任所治雖僅桐城南鄉一隅地公輒統觀全境形勢不分畛域按本地

與他鄉鄰縣接壤之區度其險要察其利病而經營之樅陽鎮
右有河爲桐廬潛懷各縣山水出口入江要道內有菜子湖爲
諸水所潴各縣有久雨則山水勃發先潴於湖煙波浩渺一望
無際俗號稱爲菜子海樅陽正踞下游滔滔之聲日夕不絕於
耳夏秋江湖陡漲水復內灌澎湃之聲亦日夕時有所聞各縣
田廬之窪下者時有浸沒年穀不登有縣令某與彼地紳士銳
欲籌資於江河之交築隄以障之公知此隄一築民勞財傷萬
難永固若內河諸水驟發其勢洶湧隄不能支淤泥一時不及
順流而下愈積愈多水無所洩河以內窪下田廬仍不免爲澤
國力爲縣令及紳士痛切而申明之其事乃寢識者以爲徹公
此議不第將來多有紛更難行之端且於各縣之風水有礙焉
樅陽舊有漕糧未行全折縣令必於冬初親臨兌運時鄉人輪

輓糧艘雲集羣氓雜逕宵小潛蹤因事生風公察其弊預爲編
立保甲詰姦弭暴軍民奉法比戶安謐其他建巷柵修橋梁施
藥餌以濟窮黎製水龍以防火災年饑歲晏輒捐廉散賑時形
匱乏不惜也鎮東沿江有戚家磯石筍林立急溜中時爲往來
舟楫之患公籌資勸立救生局造船數艘每疾風雷雨則揚帆
鼓舵巡拯洪濤巨浪中每歲全活往來之檣摧檣折者無算又
嘗籌買義地收掩旅櫬及浮棺數十百具並與好義紳商籌設
同仁局施棺櫨以斂旅殍縣東南兩鄉時遭水災公念沿江一
帶非堅築隄壩不爲功適有江都史公丙榮來爲縣令公察其
有任事才乃佐史公偕在籍紳士張太守寅等躬詣求府陳民
閒疾苦請帑措資督工興築高黃瓜墩及新生樂生諸圩隄又
助史公勸築東鄉沿江之天定隄及永鎮壩自南至東凡六七

十里爲外江之障大水之年恆賴安堵鄉民有爭訟者就質於公必反覆勸諭有感激泣下與親友約永不再造公庭者咸興開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北縱陽爲水陸要道公督鄉勇辦團練大軍之往來不時盜賊之出沒靡定公隨時應接捍禦有法軍民又安六安有曹綬卿者率練勇助官兵勦賊至縱陽潰沒公倡紳士立忠義冢兼籌資春秋致祭逾年湘鄉李忠武公克復桐城大府知公能實心任事卽檄公攝行縣篆公於善後諸務籌辦如法紳民感戴以爲前此令君所未有也後還本任時邑紳方大令傳理將設育嬰堂於城中以東南沿江左右六七十里多有貧瘡棄兒溺女時有所聞力勸方君分設一堂於縱陽公親鳩工擇地費極心力堂工完固每歲收養羣嬰往往逾城中數倍縱陽舊有白鶴書院年久經費不足幾就廢頽公捐

俸生息以濟之生童乃勤於立學文教大興舊有城隍廟而燬於兵燹復捐俸籌資重修以光祀典凡諸善舉知無不爲爲無不就多類此自奉甚約而待人極厚嚴家法重祭祀內外有閑手足倍篤嘗著家訓一編所以垂誡子孫立身爲人之道尤備讀者擬諸顏黃門張文端兩家之書焉公先後官巡檢三十六年署縣篆三年同治八年致仕又十六年以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沐浴具衣冠端坐終於樅陽寓舍臨終神色清明猶訓子孫做好人行好事毋越職毋越思乃瞑距生於乾隆六十年乙卯八月十九日享年九十公子顯勳等卽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公於山陰天樂鄉新橋頭之原公元配周夫人又以兼祧配王夫人卒又繼配姚夫人今公子奉王夫人祔公葬以是月二十九日別葬周姚兩夫人於本鄉安山村公以次子顯勳

貴 贈二品封典通奉大夫公配均封太夫人子八人長忻江
蘇候補巡檢以治國練陣亡次顯勳安徽壽州宿州等州知州
加運同銜次煥從九次顯仁湖北糧道庫大使次戩殤次炳江
西新昌大姑嶺巡檢次獻湖南候補同知次銑江蘇泰州知州
女四人均適士族孫六孫女八公久官吾鄉穆未及一見以修
部民之禮曾識公次子樹臣刺史今年秋以事僑寓金陵獲與
公子詩城司馬筆城刺史相往還得讀公行述併時賢所爲家
傳碑志等文公子詩城筆城復屬穆纂公行誼以益諸賢所未
備乃參諸舊聞併述公鄉先達倪文正公之論以明公之治行
庭亦不必輭笥袖亦不必記籍野亦不必下神雀道路亦不必
烏攫肉生亦不必太傳封侯歿亦不必桐鄉俎葬與漢晉諸公
同時易地而官所治所就必無差等爰表公神道以俟來者觀

感而則傲焉光緒丙申季冬月

按察使銜江南安徽卽補道 奏調陝西委用道易君墓志

銘并序代

光緒四年正月三日吾友長沙易君以疾終於里第閏四年辛巳月日其哲嗣達鎮達鈴等將卜葬君於鄉山之原先期以狀來乞銘余以君之功業當著於太常其孝友仁愛已孚於鄉里正不待余文而顯然余與君生平風誼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往者君值覽揆之辰嘗乞序於余復以稿寄存預託他日銘諸幽蓋其生平志事惟余知之最深宜其來屬於余也按狀君諱澗壇字昀蓼號荷生晚號跂山石叟爲晉忠愍侯易公雄之裔明時有諱觀志者乃由江西遷湖南長沙之烏山是爲烏山易氏六世祖諱綱又徙居長沙之東礮石嶺世有隱德孝

弟力田曾祖諱仕芹祖諱文基乾隆癸未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改甘肅鎮原縣知縣有政聲入名宦祠考諱鵬翥均以君貴
累贈榮祿大夫曾祖妣羅氏祖妣魯氏戴氏高氏妣陳氏累
贈一品太夫人贈公生八子君其次也幼卽聰穎絕人入齡入
家塾作擘窠書筆力遒勁數年博覽載籍嘗敘古今興廢數千
言識議甚精咸豐元年受知於學使車公順軌以古學補弟子
員後學使劉公崑復拔置優等時值粵匪倡亂君以終日專精
舉業終於斯世無裨乃講求經世之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時撫軍駱文忠公方爲堅壁清野之計君乃奉札辦理團防又
委籌釐餉各有條法駱公深器之特疏保薦奉 旨以訓導候
選丁巳之秋賊犯江西之吉安時君客太守黃公冕署中黃公
以君無官守遣之去君曰安樂與其患難違之非我所爲也未

幾王壯武公鑫督師來援一見君相得甚歡謂君才宜用兵可
練勇爲湘軍後路君乃練五千人駐水東及城圍師潰惟君所
練軍迎機應接所向有功克復吉安撫軍毓公科彙案 奏保
奉 旨訓導選缺後以知縣卽選逾年遊曾文正公幕府時公
將上封事君立爲擬草曲盡事情兩年之間書記要務多所倚
任文正公於是益知君深明軍務派辦湘軍營務旋以擊退安
慶太湖小池驛大股援賊并克復太湖縣城功保 奏奉 旨
免補訓導以知縣不論雙單月歸部卽選加同知銜花翎旋進
攻安慶府城賊南渡黃石磯至祁門大營文正公以君自辦營
務以來動合機宜時有朱軍門品隆以假歸里卽委君代統其
眾又 奏統湘前新營馬步兵勇先是徽州失利僞侍王李世
賢踞徽州城屯溪巖市街等處皆賊祁門孤懸賊中惟水路一

綏可達鄱陽又時有游賊劫掠諸將帥多調往他所當賊鋒者
惟君與唐軍門義訓兩軍人心惶惑君與文正公日夕商榷軍
務一夕甫就寢公忽召入謂曰今四面皆賊正賊安在君曰在
歷口公又曰予與賊不兩立明日拚決死戰君曰兵貴神速盍
今早出隊先駐幪幪嶺賊至急擊之我軍得地勢必可制勝公
曰今日爲往亡奈何君曰我往賊亡非我亡也公首肯遂飛書
告唐軍門拔隊同行甫抵十里鋪兩山對峙中夾小溪縱橫半
里許羣賊廬至君令軍分三路左右伏山巔中路鳴鼓直進交
鋒而兩山伏兵旋起賊大驚望風鼠竄遂乘勝追剿黎明至歷
口遣哨巡浮梁建德等賊皆遠遁旦夕間連復三城內山外江
聲氣聯絡祁門老營始固文正公特爲保 奏奉 旨以同知
直隸州留於安徽遇缺卽補并 頒賞甯紬袍褂一襲辛酉克

復休甯縣城擊退皖南援賊迭經五次並克復建德縣城同治元年冬杪帥師擊屯溪嚴市街賊時風雪嚴寒方踰嶺至大峽中賊突至礮矢交發軍將無策君麾軍稍退賊以爲敗蜂擁入峽我軍已踞山巔君令嚴陣堵駐劈山礮轟發賊遽披靡斬獲無算更由大洪嶺外追勦三戰三捷克復徽州府城奉旨以知府仍留安徽遇缺提補二年春轉戰皖南繞道旌德夏初克復青陽縣城青陽爲金陵後路賊所必爭君與朱軍門稟請文正公率七營守之互相犄角七月十九日偽堵王等五悍酋合營環攻復有僞孝王等兩大隊及僞奉王之分股數逾十萬一晝夜直逼城根築僞壘百廿七所聯營七十八里縱橫狼籍每二鼓合圍攻擊天明乃颺如是三十五日時君與朱軍門均因勞致疾七營二十八哨官病及帶傷并勇弁又逾其半君力疾

巡城慰諭兵民自被圍君與軍士日食減半後又減至一二合
草根樹皮佐之八月二十六日遙見援兵旗幟乃令每人日食
米四合整隊以待未幾援兵至內外夾擊四面會剿未及兩時
破賊壘三百餘所圍遂解時僞奉王率所部大股賊眾駐太平
旌德廣德州四城眾號十餘萬自青陽解圍後與堵祐兩僞王
遣書於君欲拔身歸順又狐疑多端君乃草檄諭以急應圖改
者六反復一二千言諸酋讀之莫不感激然尙月餘不決君乃
單騎入石埭城隨行僅四親兵賊眾列陣以待礮聲雷動甫入
城酋長佩劍擐甲次第跪迎君乃剴切宣示朝廷恩威及會
俟相德意眾酋悅服咸曰易公誠信待人故隻身至我輩猶有
二三其心者非人類也十數萬眾一夕落髮遂旋營擬善後事
宜條上文正公行之始督官軍入城秋毫無犯眾酋感泣不五

日收復四城皖省以次廓清文正公 奏請優敘奉 旨以道

員仍留江南兩省卽補加正二品封典 頒發 誥命三軸甲

子春請假歸里逾年文正公復 奏派督辦湖南督銷淮鹽局

務五年間銷數暢旺國課日增蕩平任賴諸賊軍餉有濟奉

上諭加按察使銜己巳冬今侯相左公復委辦湘省甘捐兼籌

黔餉肅清案內奉 旨交部從優議敘恭遇 覃恩由按察使

銜加三級 給予從一品封典三代及本身妻室 頒發 誥

命四軸是年陝西巡撫劉公典特疏 奏調奉 上諭著赴陝

西委用君聞 命卽行以庚午之夏抵襄樊有目疾而返歸里

後愈劇而精力漸衰不復作出山計矣君歸自皖年尙未艾里

居凡十四年自以少孤事父祖未極色養晚年承祭戚如新喪

督課諸弟各有成立其六弟澗塢官旌德縣賦詩遣之有惟仁

無殘刻惟明能斷決惟節無困窮惟儉能廉潔之句其他族戚
貧乏各量力助資或置薄田以贍之有青年守節及子弟貧不
能耕讀婚嫁喪葬者均爲籌畫多所成立早年文詞卽播於藝
林晚尤嗜學有心得輒手錄之集有名儒語錄讀史摘要及日
記以自省又有聽竹草堂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皖時余亦爲文
正公檄襄軍務同事多人與余尤爲親密凡有所舉度余不甚
許可者恆輟之丁丑冬余由江南歸里曾過君里第方擬次年
春復訪君作文酒之會未幾卽得凶聞矣嗚呼余其何以爲懷
耶君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配師
夫人子二長達鎮候選同知次達鈐附貢生員外郎銜候選主
事女三一適余子昌濬一適湘陰郭氏早卒一適同縣庠生黃
希尙孫二經訓經誥女孫一銘曰

軍興以來人才輩出惟我湖湘實爲超軼猗歟易君志氣凌雲
威敵能武埶眾能文幼學壯行奄有眾美衡鑑人倫不謬朱紫
八載戎行艱辛備嘗功名遂暫理歸裝十有四年所見獨諱
爲善多門公私兼濟純孝所凭獨有嘗烝秋霜春雨悲感填膺
骨肉之恩尙有高誼惠及閭黨身居江海志切龍樓二豎爲祟
造物同遊我性迂直世以爲否君獨余暱曰吾畏友昔有陳亮
託銘葉公謂有不實當辨空中余懷此言有書必覈勒績貞珉
永奠幽宅

朱魯岑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朱氏名道文字魯岑先世爲徽州婺源人明初遷於安
慶之桐城祖某父某皆業儒不仕先生幼英敏善爲文以經濟
自負凡天下利病及輿地險要必一一窮其原委年十八應省

試時山陽汪文端公廷珍爲督學使者奇先生文取入縣學屢試不售遂棄去乃大肆力於學家貧以授徒爲生邑中賢士大夫有宦於外者常延入幕府遂獲閱歷嶺南江右以及秦楚名山水多爲詩歌以誌其勝年逾六旬以母老不復遠出時授徒於附近以養親飲酒賦詩文以自娛當是時同輩諸老或以經世自負或以文章自鳴各造其勝炫耀一時彼此讎集各爲異說高論不相下或盛氣交爭先生閉門埽迹上下千古辨學術之真僞窮陰陽之消長以及歷代文章之正變酒闌鐙炮高吟莊騷史漢李杜韓蘇及陸宣公朱文公陽明王氏之文聲琅琅徹戶外家徒四壁怡然自樂人有饋遺者非其人終不受也咸豐癸丑冬十月粵賊陷桐城先生奉母家居賊至見先生以巨刃劈其首先生高誦邵子上天生我之詩者罵賊不屈賊復以

刃斫其頸斷幾半乃仆地血淋漓被面賊以爲已死更他去良
久乃甦時豕婦及女孫數人已先投井中死先生被創猶奉母
不僊母臥病衣不解帶侍疾凡二十餘日母以天年終先生號
痛如嬰兒見者皆爲感動後與孺人深入龍眠山中時先生門
人馬大令建勳避亂邑之東鄉黃家山遂延先生課其子孫穆
聞往謁見其音容謦欬超然風塵之表逾年乃受業門下是爲
咸豐丙辰歲也先生少好老莊之書論學則以濂洛爲宗兼取
金溪姚江不執一隅之見生平所著於詩易俱有成書詩文數
十卷城陷盡失今以先生避亂數年之作合前殘藁編爲十卷
先生素不欲以詩文名世存者皆非先生意也穆質薄才弱侍
先生將二載朝夕聆其訓誨寢疾時猶諄諄以讀書窮理務爲
明體達用之學爲助今距先生之卒又五年矣每思先生遺言

不覺愧懼交集先生之卒也以咸豐丁巳冬十月二十八日距生於乾隆乙巳年正月初八日春秋七十有三娶左氏子三人長某蚤卒次某次兆蘭孫二人長某次某兆蘭久客於外穆家貧未得爲先生卜窆多今兩江制府曾相國聞先生學行慨然助白金若干屬邑人甘君紹盤爲買山資以同治元年夏月葬先生於龍眠山都家窠之原孺人左氏祔相國大書刻碑題曰大清文學朱君魯岑之墓穆於是稍論次先生學行爲之銘曰

敏其才終未能施也抱其道無所矜奇也樂天知命不與世推

移也古之人與乃周邵之風規也高碣巍峩千載下庶幾識吾

之師也

劉悌堂先生墓志銘

并序

先生姓劉氏諱宅俊字愷生號悌堂桐城東鄉陳家洲人也祖
父斗才皆業儒斗才公以貧教讀里中主人數家皆連班
供飯不肯攜子以故先生年十一尙未入小學一日拾薪過父
館窗外小立時父爲生徒講中庸某章先生心領神會一一記
之次日乃特到父館窗外竊聽父命諸生覆講皆不能答先生
自窗外一一對之父大驚急出覘之乃其子也遂抱頭大哭曰
吾誤吾兒矣主東互聞之相商勉力爲之一本家某願獨任其
事先生每日三餐均到其家先生於心未安亦時不至在野擇
草木實食之先生非常聰穎自從父學日見進益歲餘一日父
將外出命題諸生作文先生已悟題義亦以意草一稿中空
格父回爲諸生改文畢先生以草稿呈父父見多空格問其所
以先生曰此當用某字某字彼當用某字某字吾均不知何寫

父一一代爲填之乃統觀之果皆順理成章也自是文日大進
年十四應學使試卽入縣學數年食餼父已前卒先生教授鄉
里專以 欽定四書文爲圭臬教諸生原本經訓道光丁酉舉
人甲辰進士 廷試二甲以知縣用掣籤廣西特授來賓縣知
縣歷任天河修仁荔浦懷遠等縣知縣署新甯州知州公務之
餘嘗進諸生談經講藝終日無倦容咸豐初以母老告終養歸
田里遂不復出宦藁蕭然仍以課徒自給先生舊與吾先君善
咸豐庚申辛酉閒先生館於歐密族人叢桂堂距吾家一二里
穆以子姪禮往見先生曰聞子學問甚好一見幸甚嘗往來余
家見穆文數篇以爲氣力醇厚頗近先秦兩漢穆乃綜前數年
散文一巨冊請先生改訂先生推獎之餘仍以師道父執自居
凡有不合輒爲批抹塗改不稍假借又嘗以自著詩文三四冊

見示且命言其是非不以我老稍爲迴護情致甚殷先生壯年曾刻詩集六卷請序於鄉前輩方植之先生方先生詩法極爲精嚴於當代詩人少所許可獨稱先生詩爲卓然見先正典刑旣爲先生序其詩晚年以家藏刊本書其卷端以爲深得古人超妙之境平心而論實在孟塗歌堂之上孟塗者爲劉處士開歌堂者爲朱學博雅兩先生均以詩學鳴世爲當代名公所重者也然穆見先生在廣西諸作奇峭瑰瑋神采壯麗尤深入杜韓之室惜歸田後而方先生已謝賓客不及見而歎賞之矣逾年辛酉秋里中遭水災先生解館歸所居之德新莊又逾年以疾終於南灣族人某家以手合掌端坐不動年近七十歲氏長子元佐邑廩生年少有學行早卒側室氏生四子先生歿時年皆幼不能力學穆當日侍先生會叩及居官時事先生曰

吾本非吏才幸厯任平安公事一到卽了不取民閒一錢民情
憂戴如父母士子沾化如父師吾雖未有出奇政蹟於心實無
愧也今僅搜得古文一冊凡十篇在廣西及晚年之詩爲
其族人某攘爲己有余屢求之堅不肯出他日能得當并其古
文共爲刊之今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而先君棄養亦有三年
矣終年遠客海濱不惟先生葬與未葬尙未及知而先君亦尙
浮厝於會公里祖塋之側今不肖年近始衰矣生平志事百無
一就念少時與先生論文解惑相聚之時爲日雖無多而獲益
於先生甚眾度餘年更無所進以酬當日教導之風誼乃追述
大略爲之銘他日有力當刻諸石補納先生幽宅庶幾以表私
淑之忱云銘曰

所學所行並與古人相映而志事終未能竟惟遺業尙有留於

人閒論者以爲奄有六代三唐之盛

張舜卿先生墓志銘 并序

同治元年壬戌夏余以事到汴梁往往見書肆有中州八先生
凝道錄所謂八先生者乃孫先生奇逢湯先生斌耿先生介張
先生沐張先生伯行賈先生克勤冉先生覲祖李先生來章乃
吾鄉張君舜卿時主講許州聚星書院特取八先生生平著述
擇其最精者前載本傳後附語錄刊板以教諸生俾諸生用功
立身爲人一以此八先生爲法者也余是以心儀張君之爲人
旋與開封紳士之有學者談及皆云張君主講許州沈潛四子
六經之書終日坐講堂孜孜教誨諸生不倦余於是又心儀張
君經師人師兼而有之者也是年冬十一月余由汴梁赴湖北
道過許州下晚停車卽到聚星書院見君留晚飲並以所著經

學稿本數冊見示閱其大略卽別歸旅舍次日啟行自此十數年與君音問不通光緒三年丁丑許州奇荒君以年老辭聚星講席回里閭八年余以事至皖城時君亦寓所親方宗屏大令昌翰所余訪方君又與君相晤則君鬚髮皓然面貌全改非復余與君相見時之顏色矣時方君特設酒宴君與余爲一夕之談次日余適有事回家方擬他時稍暇到縣城見君小住數日藉質所業未嘗所願聞君已謝人閒世矣壬寅春君之曾孫其昌以君狀及君諸著述踵門乞余爲君銘幽之文余文雖不足以重君乃據狀書君學行大略以爲鄉之後進矜式焉

君諱承華字蓉溪號舜卿桐城人太傅文端公諱英之世孫祖父君雖家世貴顯均以清白自守自君祖考皆食貲以故君自成童後卽爲里中童子師課讀養親幼時母嘗患

胃疾痛不能支君虔禱於神剖肱和藥以進母患頓瘳年逾冠
學大進爲名諸生世家巨室爭延聘館穀漸豐乃將會祖以下
未葬多棺竭數年之力徧厯本鄉山水均得苦壤安葬某年作
館於外時父在家構疾一夕心動卽星夜馳歸則父疾已篤猶
得侍疾三月親視含殮道光二十七年君北遊中州當道有知
君學行特聘主講許州聚星書院咸豐三年粵西之賊陷桐城
君馳歸時母已先避亂山閒君號泣尋母猝遇猛獸於五嶺山
中獸見君乃遠奔君得無恙乃奉母至許州書院侍養多年母
年七十六以壽終君一切盡禮君主講許州前後凡三十年教
諸生多所成就自奉甚儉約衣服非至敝不輕易人有急難來
告者輒不憚推解周恤之平生相知及里人有過許州資用不
給必竭力飲助之君爲學不存門戶之見於漢宋兩派能持其

平不苟異亦不苟同惟求心之所安所著有大學補釋中庸補
釋各一卷三頌考一卷困學齋文存二卷所輯有中州八先生
疑道錄二卷其著大學補釋有云古本不分經傳非有缺文亦
無錯簡朱子補格致之傳爲窮理之功又補敬字爲涵養之要
其於義理可謂致極精詳乃細玩古本原文則格物與敬之義
皆已周備而無俟後人之補惜古注未能盡明故朱子亦未看
出又其先見湯文正公集上孫徵君書發明古本大學之精義
洋洋千餘言又嘗見溧水黃鈍齋之說次序一仍原文義理盡
宗朱子極爲善論君本湯黃兩公之論更暢乎其言之爲大學
補釋一篇與程朱之義理無不脗合而愈見陽明之致良知非
經文本旨庶後之論者不得執古本爲朱子病亦不得因注疏
及陽明誤解遂謂古本有差而大學乃還其眞面目云此書極

爲湘鄉曾文正公河內李公棠階高要蘇公廷魁諸名公所契
其三頌考序略云余讀左傳與今詩周頌有歧讀孟子與今詩
魯頌有歧蓄疑於中後得王文憲公之說謂魯頌有錯簡玩之
誠是更以左傳證周頌則錯簡尤多諷玩久之忽若睹二書之
面目乃細審其章次成周頌魯頌考定二篇友人金陵劉武橋
洛陽曹伯繩見之謂確是本經真義諦而新鄭聞遜之尤喜大
武七章之解謂千餘年後復睹大武全詩爲快云云其困學齋
文存二卷凡五十四篇亦皆說經之作確有根據非苟與先儒
立異者君身前皆先後自行鏤板行世君卒於光緒十二年丙
戌十二月十九日未時距生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十六
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八先是寢疾時已自知不起沐浴更衣冠
拜辭家廟諭家人曰我行年將近八旬不爲歿矣平生自問無

他長但樸實頭地不敢妄爲汝輩記之善事宜多作遂端坐而逝人咸稱君爲生有自來云妻■氏前卒子家鼎孫紹祖曾孫其昌其興其猷其盤其昌等以某年■月■日葬君于■之原君子家鼎孫紹祖均左右耐葬銘曰

吾鄉前輩老嗜學君與二方尤卓犖

魯生先生存之先生

二方與君學異

諦各有著述傳諸世惟君之著最後觀我欲長追力已殫四顧徬徨無所倚深望後人有繼起我今衰老一無成傾心先哲銘佳城

節孝先生烏程周君墓志

先生姓周氏諱思誠字一庵湖州烏程人也生有至性事親孝素嗜學聞道場山費文學熙以理學教授遂往謁師事之於是研究四子六經旁及天算醫卜諸書無不通其精奧而得所指

歸因輯下學指南一篇以示爲學宗旨家貧課徒養親以廉潔
自守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賊陷府城先生不屈死之距生於
嘉慶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春秋四十有四先生父諱永源母施
氏妻楊氏生子一名驥女一未字當城陷時同日殉難惟母施
氏得脫越數月以天年終有先生故交張君維楨及親故等經
營棺斂如禮葬於齒菑山麓亂甫平門人等欲求先生遺骸及
衣冠以葬不可得有趙君復振藏有先生石印章文曰一庵將
謀卽以此葬而趙君旋歿今其門人周文桂等議以鐵函緘封
乃卜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招先生魂葬於金蓋山雲
壑鵲紫清潭左側之阡先期屬桐城蕭穆爲之志里人李宗蓮
爲之銘曰

金峯戢戢峻且寬佳城鬱鬱神永安鐵邪石邪其忠肝

馬慎庵先生墓志銘

井序

光緒十四年秋九月八日吾友馬慎庵先生以疾終於里第逾月其孤其昶以訃聞時余適有東洋之役因設奠春申江上西嚔而哭之八九年來竟不克憑棺一奠以申余哀而君之孤其昶已於十六年葬君於城北朱家橋矣當同治九年夏余遭先君喪忽得心疾慮不能起時余長子生甫數月念孤穉無所託賴乃寄書屬君不料余以樗櫟之資至今尙偃蹇人間而君墓木又將拱矣嗚呼痛哉今其昶以君葬地未善復改卜龍眠山保烏石崖將以二十九年春三月己未遷焉余悲感往事乃拭淚搗筆志君行誼大略以付其昶俾刻石納於壙中君名起升字慎甫號慎庵一號趣園先世本固始祝氏又遷居六安易姓趙氏明永樂初有州學生諱驥者出贅桐城馬氏又承其姓世

爲桐城人六世祖太僕公孟禎以風節著稱事績載明史本傳高祖翮飛曾祖春生均研精禮經家世傳業祖邦基考樹章以耆年碩德爲鄉里之望具詳安徽通志君幼聰穎過人學詩古文辭於世父公賓先生兼受業於鄉先生方儀衛蘇欽齋戴存莊諸老諸老學術不同君能左右采獲而得其精粹兼工六書私淑鄧山人筆力沈厚波磔奇偉則君又自得古人用筆之意非諸老所能爲力也咸豐間粵西盜起蔓延吾邑君挈家避亂邑之東鄉當是時有成都蔡先生天培耆年老罷官依其壻廬江章太史瓊蔡先生無子而以其學傳諸其女玉生君一日過章氏與蔡先生相見縱談蔡先生大驚異立呼女玉生出見各證所學有契於心因師事蔡先生而與其女爲道義交時論皆不謂然其實蔡先生父女所學亦真有大過人者昔晁錯受尚

書今文於伏女馬融受漢書句讀於曹昭豔稱今古何獨於君而疑之余與君訂交稍後所居距君寓僅十餘里時過從論學已未夏秋間邑東大亂君挈家避杭州三年亂定歸里余訪君山中君以流離播遷之餘闕歷興亡隨境體察所學又加進矣君固有經世才屢困名場又不肯自他途進年甫四十卽棄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詞其求君同體書者尤踵相接於門君故言辭溫雅不甚闊遠一日外出值羣氓雜還溫嘉崇攬交貿相競將揮拳所洩私忿君聞馳歸立出數言排解之其音宏亮徹於遐邇眾相顧驚愕而散邑有大事悉推君主持君必力持正誼强者抑之屈者伸之而君亦以此時遭謗議余每與君相見無所不言意有不合或直爲面刺或隱相腹誹亦有時故持堅僻怪誕之說相牴牾爲笑樂同治庚午辛未間安徽大吏奏

修通志檄各州縣分纂以上余與君總理本邑志稿君意主寬
厚余主嚴謹各持一說每盛氣陵轢辯駁不相下至鐘殘漏盡
力竭神疲乃各就寢餘氣未平天將明輒蒼黃拽履襲裘露頂
擁門而入復伸前說往往至日昃不歡而散余一夕頓有所悟
晨起盥櫛畢整冠束帶造君之廬而三揖之君亦謬爲恭敬互
相推獎兩人雖知非其本衷然亦因此兩相遷就卒能相與有
成也是歲之晏與君別各有贈言自是遂不復再見余之負疚
於君多矣今一一思之其將何以爲懷耶君生於道光八年戊
子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以附貢生議敘同知加四
品封典妻張氏有賢行耐君葬子一人卽其昶也女三人均適
士族孫二人根碩根偉皆幼銘曰

龍眠有一老居士別號雪谿之釣子人云泉石有膏肓寧欲差

同徐偉長早年經世頗自許雲起龍驤不我與六經萬戶與千
門隨人所得皆同源良知之說久沈翳君乃獨耽其妙諦旁追
王孟法韓歐斯冰李蔡亦同儔高躅芳踪雖可擬文子文孫相
繼起有謂我銘不由衷請君與我辯空中

敬孚類彙卷十二

傳

桐城蕭穆敬孚

左沅州傳

左德球字球如子旗字天章桐城人也明崇禎中球如以歲貢薦例得官時秦中盜起蔓延幾徧天下李自成寇西北張獻忠寇東南球如謁選得廣西奉議州同知其地故荒徼也與球如相知者咸勸毋往球如毅然曰今國家多難正臣子致命之秋眾思爲其易孰爲其難者因顧其子天章曰吾與汝偕往可乎天章亦諸生每讀書見忠孝大節輒三復流涕至是受命與老僕侯某同侍行幾厯險阻乃抵任所逾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社稷天章聞之慟哭不能食老僕從容叩之曰郎君今就義太安人在家縱不以爲念願誰侍老父千里之外耶天章曰

吾非不知時不可死顧食不能下咽耳因屬老僕謹事其父乃作絕命詞曰口不欲言手不忍書國事至此安用躊躇此志已定庸可奪諸明倫堂上謂我何如先是其父諭之曰兒能爲國死誠善但死亦有道毋爲徒死也天章乃占此至第七日嘔血數升死粵西人聞之皆爲流涕先是球如不欲以家自隨妻任氏及女在里中旣而江南爲大兵所下念故鄉不可以久處乃遣老僕迎任氏及女往順治三年丙戌十一月明桂王稱號於肇慶改明年爲永祿元年擢球如湖廣沅州知州時大兵下江西黃公石齋楊公機部相繼敗楚中大吏多望風迎降順治四年九月沅州城陷球如觸石死當未死時爲城守計老僕爲言城不可守狀且勸其自爲計球如曰吾行年六十尙苟且偷生愧吾地下兒耶至是死之妻任氏及女亦相繼死於是老

僕號慟曰嗟乎吾主人皆相繼死吾獨不能死乎顧吾死誰殯
吾主人者乃具棺殮之逾年始以棺歸里葬所居吳莊宅後天
章附焉今其裔孫居潛山

贊曰吾邑左氏有兩宗均爲大族世居東鄉曰宕股曰崗股相
距僅一里自少保忠毅公於明天啟間死崔魏之禍乃宕股之
宗也球如父子乃崗股之宗也然忠毅之名在天下無不知之
而球如父子之名卽鄉里聞至今知之者已尠余乃采左氏家
譜敘述頗有缺略參之桐溪漁隱所撰桐城軼事訂正脫譌而
成此傳以表揚之

左文思先生暨子公虔孫采一家傳

文思先生姓左氏諱德璋字無奇又字鏡懸桐城人也父士梓
字成庵嘗受學使耿公楚侗之知力以正學自淑淑人成庵有

子三人長曰德玉字元璞以尙書專家食餼邑庠膺天啟丁卯歲薦先生爲成庵季子以春秋名家年二十二入縣庠旋食稟餼同時邑中以春秋獲餽者多出其門方宮詹父子其尤著云當萬厯之末邑中饑饉民多劫掠爲生有司捕得者立置之法先生時授經城中方氏自城歸鄉道經祖居族人見之告饑者雲集乃出館金散之有一人後至金盡卽解所被袍予之歸家囊橐蕭然不能自給後嚴拘不法者他族均有之先生之族以勸諭給金故無一人罹於法者九入棘闥兩中副車每撤棘後主司歎息久之兩恩選當第一一以讓貧士一屈於勢家不錄以歲貢先一年歿於方氏講堂年五十二是爲天啟五年乙丑十一月也時直指使者方以次日觀風諸生旣入比明聞訃奔筆硯奔喪者十七八及門蔣司農臣方學士拱乾盛司農璜請

同鄉先達老友之在家者相國何公如寵大勳卿盛公世承宮
綸吳公應賓中丞方公大任及學校諸生聚明倫堂私謚文思
先生所著詩古文并手批史漢書手注春秋左胡合傳道德經
楞嚴經等書其孫吳欲次第刊行未果今皆佚有子四人鉛鉞
銳鑢皆守其學

鉞字公虔文思仲子也文思治春秋其伯兄茭河先生治尙書
兄弟俱以經學名家先生獨傳其伯父尙書學幼工制舉文并
鍾王書孝友雍睦出入必循禮法年二十八乃補博士弟子員
與弟銳字幼惇遂大肆力於經史之學旁通諸子百家其卒也
以崇禎己卯正月年三十有七妻盛氏同邑盛寅陽之四女十
歲能通毛詩論語列女傳晉唐詩有子一人吳先生嘗覃思性
理大全史學諸書漸有成編惜早世未卒業與弟銳鑢均爲邑

庠生

吳字白存別號采一祖父兩世皆積學名儒先生生當明季經荒亂家遂落又早失怙先世手澤兵火耗蠹之餘存者什一母盛太孺人幼承家學甚賢淑嘗晨昏課讀先生內賴母教外資叔父藏一先生獎勸少長力以承前緒自任諸子百氏之書能會其宗性喜山水足迹幾徧東南發爲詩文有先民矩矱著有四書表證六經正訛爲學者所宗又選金陵名詩一編義取重本省而昭古蹟也然生平精力尤瘁於史自劉恕外紀溫國通鑑紫陽綱目李燾長編皆默識心融其他稗官野乘府州縣志無不旁搜博采丹鉛鈐識又詳於有明一代掌故著爲一書曰讀史綱目續讀史綱嘗徧質同好年三十七受知於督學李公以二書進李公評爲良史勸其行世乃鬻田宅付劖劂工竣而

家資亦盡生平交遊咸一時名宿同里張文端姚端恪皆見推
重與方公邵村田伯位伯諸先生尤善晚年以修家乘一司其
任事畢卽謝去營圻土於浮渡之陰葬其先人遂偕田伯昆仲
於華嚴寺朝夕會講以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卒年■十有
■先生家在邑東鄒澠湖之北所謂宋莊者長老相傳云豐頤
白哲終日恂恂非其人竟席無一語或酒酣縱談天下事聽者
娓娓忘倦有孫維騄早死婦王氏以節孝著其門

蕭穆曰先生所著讀史綱今里中罕有傳本余訪於先生六世
孫愷乃得讀其書詳帝王之源流分正閏之支派卽后妃親王
有事可考者亦附紀於後爲讀廿一史綱十卷復綜明朝緣起
至於末季或本從信諸錄或采野史遺聞爲讀明史綱五卷首
載總論及歷代統紀世系國都地域改元年號諸圖考體裁精

審持論公平洵當家置一編也據其序例實起於文思先生略具大概公虔先生復取釐訂於晉魏十六國南北朝之始終尤爲精核值兵火未遑成集幼鐔先生隱居取父兄餘業更研精思於漢唐宋三朝再加編訂有宋以後缺焉未備易簣後卷帙都無完好至先生取其遺緒彷彿補綴乃集其成因讀其書考其家乘參之故老傳聞牽連書之以著先生累世家學淵源其因窮理盡性出治之本通今博古致用之術可以想見爲學之旨矣屢世績學而不獲施諸用所著之書又卒不能顯豈獨先生累世之不幸也邪

方息翁先生傳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

堂先生竝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閒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馮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世多有不合乃鉤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鐙地中伸紙濡墨

頃刻數千言不復斤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
觀承撫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
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
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
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
言蘭叢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
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
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
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
學行大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朱孝子傳

朱孝子名武東涇縣東鄙李園村人父某早卒母胡氏家甚貧

孝子生不識詩書天性純孝終歲爲買人傭母目盲年七十餘又遭風癱疾衣食溲溺皆孝子躬自扶持先是母爲孝子娶婦性頑鈍至不能躬執爨一切皆孝子身任之無幾微怨懟形諸面母得風疾至九十餘乃卒孝子哀痛營葬距家里許日必爲食詣墓祭者二後二三年孝子亦卒其族中諸老憐之請於邑令聞於 朝建坊里中是爲乾隆三十四年也

贊曰余識孝子族裔孫平佳爲言孝子狀如此且曰孝子性亦愚拙爲人傭但知刻苦勤儉事母但知純孝盡力其他皆無慧悟余曰自來大姦大慝傷道敗俗往往出於天下之所謂大智者也至能扶持綱常名教往往見於天下之大愚者也孝子之愚其殆孔子所謂不可及者與

故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陳夢湖先生別傳 代

先生姓陳氏名延桂字子犀號夢湖又號花谷和州人也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乙卯會試中式 廷試二甲第一名選翰林院庶吉士嘉慶元年丙辰散館改工部屯田司行走旋授刑部直隸司主事四川司主事題陞江西司員外郎直隸司郎中十五年春京察一等引 見 記名以道府用逾二年補授湖北安襄鄖荆兵備道蒞任覽其山川風土每歲秋讞勘淤田賑飢民往來各屬區畫均有法時白蓮餘匪潛竄樊鄧閒禽其魁王珂等六人寘於法有巨猾王七大吏又檄令擒之先生以爲其黨多亡命激則生變乃使人誘而械之癸酉秋河北八卦教匪起蔓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而林清一股闖入 禁城次第伏誅其在定陶滑濬者破城戕官勢甚熾襄陽故爲白蓮教賊出沒之地時提督一軍奉調赴豫不軌之徒思乘機起勢幾殆先生

亟言之大府籌備非常乃修城隍閱軍器謹門鎗搜閒謀分檄
佐雜巡邏邊圉營靜夜徹服行城中且渡漢江赴樊城等處機
察鈴柝之聲終夜相聞勤勞數月如一日境賴安堵是年冬豫
東賊復煽亂陝西姦民遙應之次年春蔓延及於興安之白河
石泉等邑鄖陽戒嚴時將有秋讞之役或尼之先生奮曰食祿
赴公義也遇賊戰不勝死耳戒備而往二十四年擢湖北按察
使楚省民風多狙詐訟獄繁興日事討論逾年調任陝西陝人
直樸土著者奉法唯謹惟南山州縣地廣山深川楚無業之民
多就開墾山地姦徒洩迹其閒而北山鄜州延安等處亦有此
患 上深以爲慮於先生 陛見時數言之履任卽擬嚴察保
甲而南山州縣適撫臣朱公勳已先奏請前往先生乃由三原
耀州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州甘泉膚施等處詳勘獲姦匪數

人合境嚴肅旋調任江蘇是邦聲明文物異於他省而政事煩劇江之北風氣剽勁命盜等案月十數起江南紳士包納錢漕往往連訟尤好京控一案恆三四翻而蘇州又當閩越往來之衝沿海姦民時出爲盜先生處置得宜風氣爲變道光三年春奉召入都旋補太僕寺少卿明年遷奉天府丞奉天爲國家留都府丞兼提督學政不治地方事與順天府丞異校士之暇日理書生舊業終任以年老乞休遂不復出先生博學多聞自守以嚴遇公事必籌畫至再得當乃已官刑部時以秋曹爲人命所繫盡心所事日勞形案牘同僚多目笑之弗恤也後歷任湖北陝西江蘇按察使均兼護布政使印務尤以矜慎自持清理積牘多所平反嘉慶戊午副錢讀學棨典試雲南過湖南澧州州守澆人欲有請託峻拒之辛酉副周侍郎典試江

西相與釐剔姦弊佳士被落而拔起者得十餘人道光癸未辛卯閒江南大水屢捐錢穀平糶給散鄉里災民多所全活性好山水官部曹時車駕時幸木蘭南海子五臺等處嘗扈蹕隨行得縱覽西北諸名勝及歸自奉天年七十不復遠遊於城中故宅築筍根精舍以古銅器尊彝秦漢瓦頭唐宋碑刻古書數萬卷弄其中終日編摩纂述不輟又四年壬辰七月卒年七十有四所著有尙書質疑八卷尙書古今文考證二卷續識小錄六卷神京風土記十卷滇程日記二卷豫章行記瀋陽于役記江漢行程錄鄖嶽隨筆入秦記秦三絕錄牝金集各一卷香草堂集十四卷詩略十一卷蕉廊短書八卷所獨集太音集各二卷陳氏家乘筍根雜錄各六卷選歷陽詩圃十二卷生平尤留心鄉邦掌故嘗薈萃古今載籍爲歷陽典錄一書諸城寶閣

學光鼎河閒紀尙書昀見而嘉之均爲之序後開雕於襄陽道署中凡三十四卷晚年閱書時有改訂復爲補輯六卷埶刻原書之後歸田時里人復以續修州志爲請乃取州人張孝廉元銘胡明經勳及廣文楊肇元張志鴻編訂稿本增刪分合復爲完書先生卒後四年州守北平善貴乃釐定付梓得二十四卷今智開幸蒞先生之鄉旣搜輯厯陽典錄譬校重刊復撫先生出處大略而爲之傳俾讀是書者有所攷也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佐標人家貧拙於治生乃奉其母來寓居桐城東鄉日乞食於村中而亦時爲人傭母有所欲必先意承志欲出遊則負之以行不計道路遠邇母寢疾孝子日夕不安寢母以天年終孝子涕泣悲哀依母墓寢處者數年後獨自乞食數

年乃卒卒之前數日乃徒步至各村中諸長老訴之曰吾某日當死然死亦不能不擇地請以里中大清庵爲吾死所可乎於是諸老素欽慕其孝聞其言甚異之皆曰可孝子領謝而去乃於卒之日沐浴更衣至庵中佛座上端坐而逝後里中長老請於邑令得旌於朝奉旨建坊於里中張家村

贊曰乾隆間廬州有何孝子奉其母來居吾邑東鄉之水圩保行傭以養雖陰雨大雪不外宿食有異味必留以遺母母喜聞歌暇輒負母於背自行自詠以娛母意旁若無人爲人渾渾終日多笑容人皆稱爲何孝子母死哭泣悲思未逾年亦卒嗚呼以吾鄉僻陋之區而前後孝子獨喜流寓所行大略相等是殆天實使之以爲鄉人鑑邪孝子卒前數日向諸長老以擇地建坊爲請曰吾非好名者也恐諸君忘我卽忘吾親耳嗚呼此乞

人之所以爲孝歟

梯堂先生曰孫孝子字香山道光丙戌歲余親詣其廬墓之地前有天鑑土人結片席覆於碑上中有香爐圍飾以貯香一甕一簾草一束而已家有弟一人少行乞長以肩輿爲生爲弟娶婦事母盡孝母卒買地葬之遂以墓爲家焉余聞之士人如此

鍾繼昌傳

鍾繼昌廬州舒城人少以豪華自許咸豐三年冬粵賊陷桐城入舒城鄉人惴慄多以金錢羊豕供賊繼昌憂憤不平時諭以大義或執而戮辱之由此結怨於鄉先是賊每至一處輒立偽職賊中自稱必曰天朝鄉人於是以繼昌阻供事爲僞職訴之明年四月秦提軍定三復六安繼昌乃同邑前任金訓導上珍

招募義勇以圖恢復舒城合肥等邑義民聞而助之者數千人
五月某日率義勇圍城未克而賊援自六安合肥兩路來義勇
驚潰忽有偽職數人執繼昌繼昌曰若等不過欲得金耳偽職
咸叱曰但得禽爾金安往乃以繼昌並金訓導俱執交賊嚴拷
之而問官爲胡元煒胡元煒者前廬州知府也初廬州陷時胡
介其差徐淮降賊淮以猛勇辨詐爲賊所器胡體肥質鈍臨事
遲緩每出行數武擲衣喘立汗流被面賊咸擲掄而笑呼之曰
胡胖子而淮受僞職反居胡之上胡見郡邑舊紳士輒以降賊
爲勸至此一見繼昌責之曰爾世家子弟當揆時度務今天威
大振其鋒不可當何不望風拜降同膺天福而乃妄動輕舉如
此繼昌高聲曰若非吾郡前太守乎何居然在此我等所以稱
世家者以讀書忠義不負國也方欲速滅逆賊藉報國恩

而謂我能降賊乎不能降賊乎胡聞繼昌言慙而退屢易賊嚴問之繼昌皆不屈賊怒先割其下體繼昌大罵曰爾逆不過有割吾腹一策耳賊有微笑者曰恐不第剖腹也乃令數賊拽繼昌出將就刑繼昌負痛不能步時繼昌有老僕前陷賊中見繼昌欲救之乃佯若不知曰待我將若拽出繼昌得老僕扶持出賊眾又大聲呼曰鍾繼昌若能回首吾當不殺汝繼昌毅然不顧罵賊益厲賊怒先以刃割其背毒刑備施抽其腸而死金訓導亦以罵賊不屈遇害繼昌死時年甫二十六妻某氏以守節聞有一遺孤繼昌死後其友人吳道立以死事狀上於福中丞往返者數乃得上聞

贊曰乾隆閒寇起金川舒城有鍾邦期者時爲某郡太守陣亡奉旨卹其家子孫承世職勿替繼昌乃太守之從元孫也繼

昌少卽入貲得州同知銜一旦見粵賊披猖卽倡大義殺身名
動天子可謂不墮其家聲矣繼昌所居曰鍾家坂初與金訓
導起義其鄉人皆曰鍾某將謀反禍且延族及就義後其鄉人
咸相慶曰是宜早死我屬無患矣嗚呼聞東阿周文忠公奉
命防堵至廬州卽曰人心太險逆賊恐難卒平由繼昌之事觀
之文忠之言其驗也歟

錢警石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名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浙江嘉興人太傅文端
公之曾孫也少有異才與其從兄衍石給諫諱儀吉相砥礪日
有文譽郡人咸稱錢氏二石云弱冠時山陽汪文端公試嘉興
郡得先生文詫爲逼近眉山拔冠曹偶然先生少年服古文多
奇崛屢躋秋闈道光乙酉秋試得而僥失時先生年甫三十五

自是不復應舉逾二年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攜所藏書萬餘卷皆少所披閱丹黃者偶檢仇山村金淵集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之室曰可讀書齋官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甯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其去先生少好深湛之思中年以後慕梅子真之爲人以讀書養性爲務嘗畫冷齋勘書圖以見志公務之外讐校經籍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朱墨迭遣點勘至十數周不倦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元文類校勘功力尤深每閱宋元以來版本至十數種皆蠅頭細書標錄於本書上下方尤善爲詩古文辭深得古人淵雅之詣所與吳越耆舊及當時名賢相與抵掌上下其議論莫不心折以爲其學不可以度量窺也先生抱用世才深自退藏官海甯甫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先生名

上先生力辭之顧大府廉知先生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病者必屬州刺史與之商推歲在丙申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公洙首以相屬先生采訪輿論時刺史李曉村甫下車先生以民所不便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先生持論不撓乃作書詳析論辯辭開河事不預聞刺史旋熟思先生言重索前書觀之乃歎服暇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深相勸勉而訓於家者尤以培養元氣爲本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晚年避賊氛哲嗣應溥奉先生寓居安慶西城應溥在節相曾公戎幕一時名賢輻輳自曾公以下多時相過從先生顧而樂之論談娓娓不倦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至是猶借其書日校數葉盛暑不輟逾年廢疾遂卒於此年七十有三

爲同治癸亥冬十一月也所著有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
清芬世守錄二十六卷曝書雜記二卷海昌修志采訪日記四
卷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子二人長炳森甲辰舉人考
補景山官學教習先生卒次應溥己酉拔貢現官吏部文
選司主事孫人皆能守其學

蕭穆曰先生以壬戌冬寓居吾郡明年春余始謁先生於城西
寓所聆其言議眞篤雅君子也是年秋穆府試被黜先生悄然
不樂穆屢請業於先生是時學使朱公方奉命按試吾郡先
生力勸暫輟所學留意舉業穆旋以舊爲文一冊呈閱時先生
猶力疾以蠅頭朱書評其得失未竟而先生棄世卒前數日猶
呼余字問其哲嗣子密曰蕭敬孚已入學否嗚呼穆以迂拙窮
困於時而先生獨引而教之勤勤懇懇如此疾中余屢見之猶

力疾出語移時再三喘乃罷是亦足見前輩之古風不再見今世矣先生之學行具見其哲嗣子密所編年譜其討論經籍文章具見於集中故不著獨以所聞見私淑於先生者書其大略如此

汪梅村先生別傳

先生姓汪氏名士鐸字梅村晚號無不梅翁先世爲安徽歙縣之潛口人曾祖楨始遷江甯祖照父均皆有隱德不仕父均好先儒理學之書先生嘗自述云士鐸家極貧然性好讀書先君子好理學嘗訓士鐸曰窮而在下須記餓死事小四字除程朱經注之外禁勿觀日以無入不自得爲訓故視戚族之溫飽美衣食爲餘事然衆師皆不踰閭巷雖歲一易率無所講授年十一從徐先生諱銘游始觀考試帖括之書乙亥冬館災於火明

年益貧不能從師其夏學故衣於焦氏才六月其肆歇業又明年復學於朱惠泉姑丈宅亦只五月其肆再開而歸先君子館孝陵衛月一歸定省先大母暇則煮茗與先慈弈棋而勸余以習楷書而已未嘗一語憂飢寒及詣戚黨也戊寅五月改習糕餅業於長千里唐曰祥和其東人萬姓燕人也謂余曰子非商賈中人也奚不歸讀書耶遂於八月又歸歸則刺譏之言挪揄之狀殆鄉里族黨中周徧以爲不才矣於是取四子書溫習之中表吳春卿茂才杰爲略解說乃習爲制義己卯七月求考鳳池書院邑令某極賞之題爲從義崇德也時先大父卒已久舅氏聿文先生習緞業不好書外大父榕庵先生所藏書束之高閣四舅氏振聲先生者繪事存其二十之一於齋中余時時竊觀之大母矜倪太孺人賢之或舉以贈庚辰八月以能讀書入泮督學使者

姚文僖公

諱文川字秋農湖之歸安人首題爲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次題河漢余首藝用韓非屈原作正面以伯夷

賈誼作陪而以陳東歐陽澈李綱趙鼎作反面次藝力言嘉陵

江非漢西域非河源蟠冢昆侖班鄙之言非是由是人爭覓余

文深加歎賞然亦惜其文法未合外舅宗錦城先生嘉之以南

陽君字余辛巳壬午疊膺房薦湯文端公金釧謂其有大醇亦

齋侍郎士蔡謂其亦自按乙酉以經文草率房師損之丁亥冬

南陽君來歸君性木強鮮言笑不加修飾先君子喜之先慈雖

惜其太樸素然亦喜其能聽教言也江甯之俗新婦入門有所

謂暖房者用魚肉將之中表朱鄴水茂才華輩知余意皆以書

代之如墨池編廣輿記之屬皆是也時見佳書則私典南陽君

嫁衣釵釧之屬以市之而屬其勿言南陽君亦喜余讀書嘗冬

夜一鐙憑矮几作針黹於牀前余無絮裯坐牀上牛衣中頽而

觀書率夜漏三下始寢蓋余性剛拙而南陽君能安貧勤操作

於堂上極婉順敬慎之真而於余二十年無一語反目雖或小有
不加以理亦淡然置之無違言他人雖其兄弟無一字假借也
乙酉余始食廩餼南陽君既歸謂余勿爭泉刀貽上人不美名
故余不與人爭利先考聞而喜之曰是能守吾道者也連舉五
女一無服瘍子坐是病瘵日以婢直家雖漸裕於昔而念遺嫁
諸女遂不能市藥醫之此余之深悔也已酉冬始以無子續取
吳興君始製珍衣裘始役一老嫗始能具飲饌遺嫁兩女始連
舉二子雖下殤歟而先考妣及南陽君皆不及知矣此先生自
述中年以前之境如是咸豐三年癸丑春粵西之賊陷江甯先
生與妻沈氏轉徙於徽州之績溪深山中授徒自給數年益陽
胡文忠公開府楚北聞先生避地於彼乃召往鄂渚同長沙丁
君取忠爲輯讀史兵略於武昌節署先生故有水經注圖鈎稽

羣籍以爲學者讀唐以前古書之資遭亂失之避地績溪時略有追補胡公閔恤先生窮老平生著述多燬兵燹爲刊此書並敘先生學行大略其序曰江甯汪梅村士鐸余道光庚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皆山水無仕進志四上春官特借以瀏覽山川風土不謁一人不待榜而歸其視富貴利祿泊如也雅性好學藏書二萬六千餘卷閉戶絕慶弔蒔花木讀書爲樂國朝學人率自經史秦漢諸子外天官麻算輿地職官蒼雅典禮之屬靡不綜覈君承吳越諸尊宿緒論又金陵爲南北津要通人名士魁耆之彥多遊寓其地故平生師友講說頗不狹陋家至貧備書河涕江淮閒皆以府主意不能自有以發摠而其自爲說半札記其書上下左右方朱墨逖道陸離不可辨嘗據注疏通典及宋楊氏元敖氏本朝盛百二吳東壁程易疇張皋文張

周甫諸家說爲禮服記三篇曰本仁以親親率義以戚戚準禮以貴貴而加降不降系於本服之後又取後漢諸書爲儀禮鄭注今制疏證續溪胡竹村農部甚稱之又據仁和趙氏本水經注爲之疏櫛釋以今地及列史諸家文集有可附屬連綴者率爲補輯不盡鄙亭意也然於山川阨塞陂池水利特詳盡可施之政治又取說文玉篇而下諸小學書及史鑑注爲廣韻正正其文字雅俗而旁及於訓詁姓氏郡縣并爲廣韻聲紐表一卷又以宋齊隋有志而梁陳北齊周皆無之爲補梁陳州郡志於梁之百七州皆爲確證其沿革壽陽祁相國亟賞之其北齊周志惜未成又據續志四分術衍東漢朔閏考以正范史及洪氏王氏書而注其甲子異同於下據太平廣記所引鄭君生日爲布算其月日於七月五日偕同志祀之又爲佚存書日蒐討至

廣及韓詩外傳疏證皆未成其爲散文喜秦漢駢文喜齊梁而亦不廢魏晉爲詩喜唐人及有明七子爲詞喜南宋人則皆無草稿以爲不必存也粵逆之亂一切燬於賊遂避地績邑北山深谷中客授自給號曰無不悔翁咸豐九年余召來楚北詢其舊作無一存者惟授徒之暇曾補爲水經注圖二卷蓋爲班志而作非其前書之悵矣余重憫其學行又經喪亂年已衰病無子息致可悲歎故爲刊其水經注圖以補黃子鴻氏之所逸而牽連及其爲人如此云先生又嘗爲種樗老人傳以自況其詞曰種樗老人自忘其氏字似漢魏閒人喜種樗樗成林甚茂嘗一詣市貨之不售歸益種不輟居貧老憊顧自少多忘年交與北海管幼安高密鄭康成汝南許慎南郡龐德公豫章陶潛范陽酈道元京兆杜佑吳陸德明洛陽賈公彥魯孔穎達往還最

數東海徐陵南陽庾信亦嘗把臂稍閒輒與諸人議論樗林開
人笑其迂曲弗恤也遭時之亂諸人各避地不相聞問老人遂
寢忘之五季之末老人益聾瞽時人與言多不省老人言世亦
不省以是宋以來交遊絕少卒窮老以死其鄰曰余嘗聞老人
言蒼勁柯聶多節目歷寒燠不渝松柏也今茲培塿地弗宜礪
琢彤綠爲明堂清廟建章樓觀其小者爲舟車禮器之屬者杞
梓豫章也然必世適相需又有工師重而采之與所以施之用
者當其任否則無若與吾樗老於空山荒江之濱而弗妄斷小
之以嬰世患也其桃李棠棣之妖冶可憐與性不相類故不植
植亦必不蕃樗不才中爲薪造物無私雨露其長養與它材木
同石炭用多而天地山谷之氣必有窮則吾薪獲厚直未可知
焉惜吾不及見之矣其詣如是悲夫老人之善自爲謀也先生

之胸懷高曠如此先是胡文忠公延先生輯讀史兵略成復屬
爲大清中外一統輿地全圖垂成而胡公薨於位楚督官文
恭公及繼胡公撫軍新繁嚴公樹森復延先生續成之同治元
年壬戌之冬余由河南至武昌因覓先生於寓居住還數日先
生期望爲學之道甚切陳義甚高歲晏返里逾年余致書復申
爲學大旨先生答之曰士鐸以謂凡爲學者學至於聖賢而已
聖賢至眾而以孔子爲集大成學孔子如飲巨海登泰山各有
所得而不必其相同比而一之陋矣漢魏儒者自博入惜其未
知約也宋元儒者自約入惜其未知博也然人之性情既各有
所近不能強同且爲博爲約皆須竭其畢生精力如飢者求食
寒者求衣孳孳日加勉焉而後各有所得既得之後而互相非
詆不知交相資益則門戶之積習爭勝之客氣爾學者未得其

致功自得之真而徒掇拾其妄自尊大之貌此不善學者也然
既博既約既交相取益而士鐸猶未敢以爲合乎聖人之道者
則以服鄭程朱雖殊途同歸而皆得乎道之全體其於大用猶
有未臻是具聖門四科之一爾管商申韓孫吳後人所唾罵而
儒者尤不屑置齒頰要而論之百世不能廢儒者亦陰用其術
而陽斥其人爾蓋二叔之時已不能純用道德而謂方今之世
欲以儒林道學兩傳中人遂能登三咸五撥亂世而返之治也
不亦夢寐之囂言乎然則管商申韓孫吳與吾儒交相濟亦如
服鄭程朱之爲博爲約宜相資助而後可以窺見洙泗體用之
全也蓋自孔子生於古其時地狹人寡俗樸事簡一切狡詐奢
侈風氣未開不見今之火器鐵騎大舶之害不知有喫法美俄
佳兵強市邪教之事不計有回回苗獮與吾民爲仇之孽故其

言如彼設生於今其必有所以感喟而爲世儒設之鵠矣然則
吾儒爲學之次第亦先原其性之所近而後自權於出處用舍
之閒以定其讀書尙友之志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如士鐸者
少嘗服膺許鄭旣乃約以程朱於經世之用嘗如也而自涉寇
難閒關吳楚所遇不一人知漢宋之言皆鑿柄也又況外無應
門之童內有交謫之婦日處失意中則又取黃老之言以自放
蓋不足與於學人之數已明矣蓋先生雖以儒學爲世所推而
實能洞達古今之治體如此甲子秋 王師收復江甯是年冬
先生東歸當道仰先生名德月致餼廩制府曾文正公尤禮異
之是時曾公奏請補行本科及咸豐乙卯等科江南鄉試余乃
至江甯與先生再見於秦淮之上自是二十年來往來江甯輒
時相往還先生自甲子東歸江甯卽不復出閉戶窮居非其人

不見非其餽不納光緒庚辰夏五月余以事至江甯省先生於家先生時年八十猶扶杖出見尙善談論且屬余爲覓書帖數種聊以自遣自述平生著作多不能自信且半爲他人代作惟所爲水經注疏證以古證今工力頗久以爲經世之資惜燬於兵燹不能追記然北方水道時有變遷今又閱數十年與前所記不免又有參差矣辛巳夏先生故人六安涂朗軒中丞宗瀛涇縣洪琴西都轉汝奎及諸故人生徒輩爲先生校刊文集十二卷外集一卷癸未秋先生門人合肥張士珩爲先生校刊悔翁筆記六卷詩鈔十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五卷先生皆以刊本先後寄余於海上且自品其亂後之作筆記爲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斯刻也莊生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也云云先生舊時所著書有禮服記儀禮鄭注今制疏證廣韻

雅廣韻聲紐表梁陳州郡志水經注疏證東漢朔閏考皆不存
今存者僅胡文忠公所刊水經注圖及增錄二卷淮南書局所
刊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先是咸豐辛酉秋胡文忠公薨於武昌
節署先生爲文忠刪定遺集■卷刊行又搜輯文忠在武昌數
年政蹟公牘稿本等編刪繁舉要撰爲胡文忠公撫鄂記二十
卷因文忠歷年於不職之員多所參劾今其人及子孫仍多貴
顯書出慮有所忌鈔本僅存不輕出以示人同治二年春余由
安慶致書武昌請鈔副本先生祕不肯與去年春余以先生年
已八十有八復致書先生欲爲傳之先生時目眇不能復書僅
於爲余經手致書之人李光明傳言此書現已在山西書局云
至秋七月閒余至江甯欲見先生親索之時先生已於十日前
卒矣今因檢先生先後所寄水經注圖文集等書乃將先生文

集之自述並種樗老人傳胡文忠公之序及先生癸亥秋在武昌復余書爲今刊文集之所遺者薈萃成篇俾後之知先生者有所考焉光緒十六年春三月十五日謹述

劉融齋中允別傳

光緒八年

月

日

國史館上言儒林文苑傳曠不修懼

經明行修之士久而湮沒不著宜下各直省采訪以聞從之

於是江蘇巡撫衛公榮光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興化劉君事實
上 聞七月 日奉 旨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熙

載前在上書房行走曾任廣東學政旋因病請假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品學純粹以身爲教成就甚多洵足爲士林表率著卽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欽此仰見 聖主敦崇實學嘉惠儒臣式刑多士之至意於是海內士大夫知其事者僉

曰允哉公傳在史館名在天下旣足傳諸天下後世矣然金匱石室之藏非草茅所得聞見穆自同治十一年壬申之冬客遊海上與公還往凡八九年稍能窺公學行崖略乃據公家狀及其所撰諸書大旨別爲一傳以示同志耆焉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曾祖瓚祖銓考松齡世以耕讀傳家公少孤貧力學中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舉人二十四年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乙巳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癸丑

文宗顯皇帝召對稱旨奉命直上書房久之上見其氣體充溢早莫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六年丙辰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以病乞假十年庚申湖北巡撫胡公林翼特疏薦公貞介絕

俗同治元年壬戌 詔起舊臣公與焉其明年兩奉 寄諭入
都三年甲子補國子監司業其秋 命督廣東學政旋補春坊
左右中允五年丙寅引疾歸遂不出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
院凡十四年以終公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直
內廷徒步無車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風視廣東學一介不苟
取諸生試卷無善否畢閱之試畢進諸生而訓之如家人父子
焉作懲忿室欲遷善改過四箴以示之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
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
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與人居
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恆不覓
其有高邁遠俗之槩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
衣糲食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饋不一取有貧苦必多

方周濟而待客又必盡豐潔其處已接物變動不拘又如此幼敏悟太翁鶴與公嘗曰此子學問當以悟入故公晚年亦自號磨崖子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所著書有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持志塾言二卷藝概六卷昨非集四卷皆公晚年在書院自爲校刊行世又有自記語錄若干卷藏於笥未能整理其敘四音定切曰余幼讀爾雅釋詁至卽吾台予四字忽有所悟以爲此四字能收一切之音後證之諸韻書皆合益自信乃易以欵意烏于四字蓋欵意烏于皆取聲音之名以爲名其於卽吾台予則欵代卽意代台烏代吾于代予也前數年客有問余以切字法者余先問之曰子知開口正音開口副音乎曰知之子知合口

正音合曰副音乎曰知之開正一名開口開副一名齊齒合正
一名合口合副一名撮口予知之乎曰知之曰吾有常言之四
字欵意烏于是也予知之乎客曰將焉用此曰然則予之所謂
知者豈誠知乎夫欵字收聲者名開口音意字收聲者名齊齒
音以及收烏名合口收于名撮口自非先辨欵意烏于何以能
定開齊合撮也不能定開齊合撮而欲切音更何以能定上一
字母下一字韻也吾試問子關雎河洲四字於欵意烏于宜若
何分屬客謝未能余曰子試於關字長其聲以讀之雎河洲三
字皆長讀之客從余言余曰子覺關字下隱然有一鸞字乎雎
字下隱然有一于字乎河字下隱然有一阿字乎洲字下隱然
有一優字乎曰然鸞亦烏也阿亦欵也優亦意也于則無俟復
言是則開齊合撮不既定矣乎推之一切韻之收聲可知矣客

悅曰此惜吾未前聞然尤願論撰以貽後學俾得與能也余時
頗心許之今余爲圖說既成又因及門黃接三鑽研韻學與之
準佩文詩韻字數雖爲韻釋四卷事固有難已者書名四音定
切蓋原其實且使余向者之所以自悟與所以告客者胥統焉
其敘說文雙聲曰切音始於西域乎非也始於魏孫炎乎亦非
也然則於何而起曰起於始制文字者也許氏說文於字下繫
之以聲其有所受之矣夫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
聲皆諧聲也許氏論形聲及於江河二字方許氏時未有疊韻
雙聲之名然河可爲疊韻江工爲雙聲是其實也後世切音下
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非此何以開之哉是編
獨詳雙聲者以韻有古今之別雙聲則古今一也徐鉉等注說
文字音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要之許氏之聲本可爲切由古

人制字其中本具字母也是編韻借孫氏母卽用許氏之聲如江字許云工聲注古雙切今用許氏之本聲易古雙切爲工雙切不正切江字乎由江字推之如脂字許云旨聲模字許云莫聲孫氏業已取其聲以爲母矣至於虞佳殷蕭宵尤等字虞吳聲佳圭聲殷肩聲蕭肅聲宵肖聲尤又聲苟以許聲加孫韻皆可爲切而一切雙聲之字不皆可知乎夫雙聲之大略不外乎清濁二聲之從類及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之相通自有切音以來學者固皆知之惟其知之則與余之溯源於古人制字之本音必有合也余纂說文雙聲僅舉崖略及門陳仲英以爲裨於小學孜孜助余成之學者誠因是編以契許氏之聲因許氏以契古人制字之音庶無負諧聲之本指也哉其序說文疊韻曰書以說文疊韻名疊韻也者疊古韻也古韻有與今同有

與今異與今同者卽爲今韻何以不疊今韻今韻不勝疊也夫古韻可據者有若詩百篇焉有若屈宋之辭焉推之凡古有韻之文無不可見何必許氏一人之書顧許氏於字下繫聲所以者韻卽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韻之多卽但以疊古韻而言其字亦豈少哉論者於河可共知爲疊今韻於江工或但以雙聲目之其實雖取雙聲亦取疊古韻也然則欲明古韻舍說文其可乎閒嘗以此語及門袁竹一竹一所見輒符余因與之輯疊韻上下卷以明說文合體之字與獨體之聲體既相因韻自相合卽有不合亦由後人之失讀類非古韻之本然是編於許聲雖若有信之過者然過信猶愈於過疑況信未必過也同校者爲及門黃淵甫蓋亦以其明於許書而屬之至古韻大旨爲余舊著今列爲首卷雖所言不專在說文要與說

文相發云公於音韻小學確有心得之外而潔身修行與有宋諸儒言行相爲表裏凡日有心得隨筆記載晚年手編定爲持志塾言上下二卷內分子目二十事曰立志曰爲學曰窮理曰存省曰擴充曰克志曰力行上卷曰盡倫曰立教曰人品曰才器曰致用曰濟物曰正物曰處事曰處境曰處世曰天地曰心性曰禮樂下卷復爲之序曰孟子始言持志志之賴於持也久矣持之義不一端大要維持之欲其正也操持之欲其久也持之方不一端大要善其志之所以養也慎其志之所以發也每念古人之學無不以此爲兢兢而即可準此以見吾人之失故余之教於塾也嘗以持志二字額其齋焉塾中講貫自聖賢經義以及先儒格言固皆日有課程矣其有不及舉古人之辭但自言之以取易明者則隨時筆而存之蓋以便學者之復習也原

本卽名持志塾言惟不立門類不避重複未免雜而難約今姑刪複分類以成二卷然亦但如原本之所有而未嘗增益實亦未嘗得整齊次第之宜焉夫持志之功深求之而未有盡者也學者誠由所至而進推焉則是編者或亦由淺之深之藉也與公旣以持志塾言教授及門諸子及窮鄉晚進之餘又探討古今人詩賦古文詞曲書法經義深造自得復爲藝槩六卷子目有六曰文槩曰詩槩曰賦槩曰詞曲槩曰書槩曰經義槩自爲之序曰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

取槩乎皆嘗有聞大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公於古人詞章文學既有深造獨得之境嘗有述作不自收拾隨時散佚晚年就篋中所存詩文詞曲各類編定四卷而以所仿周秦諸子書寓言四十二篇曰寤崖子列爲卷端總爲之序曰此集始名四旬集蓋集中所編入大率四十四以前作也余之少也學不知道雖從事於六經然頗好周秦閒諸子又汎濫諸仙釋書并騷人辭客之悲愁放曠惜衰暮感羈旅者亦未嘗不寓目焉故當時所作指趣多所出入且有傲然自得而不知其爲非者豈非沈溺之甚也哉四十後乃始悔之

又後則欲勿存之矣。旣而思之，非與是不容偏掩者也是中，有非非中亦豈必無是狂言聖擇理或同與？且卽未必有是，然存之以著其非，庶鑒余非者得以及時趨是而不至若余之過時而悔與。偶憶陶淵明辭有「昨非」二字，因以名集。昨之云者，豈獨爲四十以前言之乎？四十以後附入者，自視實亦未見是也。故並以「昨非」槩之。以上六書，惟持志塾言成於同治丁卯，藝槩成於癸酉，餘四種均成於光緒三、四、五間。先後公自校刊成之遺書有讀書劄記、游藝約言、制藝書存三種，乃公歿後公子彝程等從公篋中所存手稿分類鈔出示，公及門諸弟子於丁亥冬續刊之。劄記與持志塾言相類，游藝約言與藝槩相類，制藝書存原爲昨非集之第六卷。公刊集時尙在游移，未能卽時刊入者也。公早年工行楷書法，晚年喜撫漢魏人八分篆書，久之銘

鑄一體規模奇古變化無端人有求者亦時應之又嘗命工爲刻一石時以餉人亦自喜也公以光緒六年庚辰夏五月上海龍門書院構寒疾其初尚輕尙能時時見客及拜客穆以四月閒由上海廣方言館附輪船回里至五月二十七日回館次日卽到龍門書院候公起居時公構疾已十餘日尙能談話如故留同午食至六月初三日公乃到廣方言館訪談移時乃去自是以後穆數日輒往書院候問公疾雖未瘳尙能坐話移時至十七日公門弟子沈約齋袁竹一到館言公疾久不瘳思回興化穆卽同局總辦李勉林觀察相商李君故與公友善乃爲主張以本局小火輪船拖帶公舟回鄉較速公乃清理書院一切事宜卽於七月十三日登舟時穆亦將有事於蘇州卽附公舟於十四日已刻抵蘇州胥門外小泊穆卽別公上岸時公病已

不能興矣公歸里後疾亦時重時輕中間尙能訪老友陳君茂
亭一談至七年辛巳二月乙未乃終於里第正寢距生於嘉慶
十八年癸酉正月癸巳享年六十有九夫人宗氏先公年殁
公子三人長彝程太學生精通天文算法公嘗與穆談及時以
爲慮曰察見淵魚不祥次展程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三
尊程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高郵吳嵩泰次適泰州唐恩祥孫三
人啟詵增詵祥詵

左端臨先生傳

君姓左氏名莊字壯士邑諸生少從其舅氏吳明經孫織學明
經之時鄉里耆舊尙有存者明經帖括之餘頗研究經史并漢
唐以來之文君少多病聆其緒餘置之胸臆而已年逾壯乃肆
力於學久之有得視世昧泊如也好獨遊家貧恆敝衣履徜徉

山水間不知者視其面貌多迂笑之君與世無忤歲饑嘗推食以食人里中咸稱爲長者晚乃好言古文法蓄異書千卷每當晨夕淒風急雨木榻敝帷圖書狼藉擁褐高吟聲琅琅與之相應穆少困俗學閒嘗取古人之文讀之略知其意欲屏舉予業治經書古文辭時頗目爲迂闊歲在甲寅讀書於左氏宕村時與君聚處且得借先輩遺書瀏覽君閒居亦喜與穆談論古人之文嘗出所藏吳明經所錄先輩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十餘冊以示穆亦手錄副本嘗竊取其意爲文穆粗諳古文法實始於此海峰先生八家文選凡於古人精神不到閒有一二敗句則刪薙於旁以示學徒君聚漢唐以來之文甚夥於先輩所未入選者輒擇取之或刪薙數行或一二句覺莊雅可誦評定朱墨這道陸離至不可辨穆每至其家輒舉以相示皆有真

識云此非俗儒所知也嘗往來余家每至輒挾書數種薄暮而返相送一二里外猶立談依依不忍去穆嘗叩其著述云凡吾所欲言皆古人已言之文不關於經術實用虛辭濫說徒敝人精力耳君生平不事著述其所評論古今人物皆有卓見律已以嚴待人以恕亦喜閱時賢之書然亦罕當其意也晚乃厭家務欲覓一靜室研究古書且與穆朝夕相質詎意天不憖遺鄉里頓失此典型爲可惜也君之卒也以同治二年癸亥夏六月某日年五十有■其小友蕭穆乃以所知一二而爲之傳

循吏陸枚傳

振桐城縣志名宦傳

陸枚字建中一字立甫浙江山陰人少游學京師援例以吏員議敘補安徽廣德州杭村巡檢旋調補桐城馬踏石巡檢道光十四年蒞任廨駐縱陽鎮舊有漕倉當漕糧未全折時縣令於

初冬必親臨兌通鄉人輸輓漕艘雲集羣氓雜還公編立保甲
詰姦弭暴通民奉法比戶咸安復建巷柵修橋梁施藥餌製水
龍年饑歲晏恆捐廉散賑鎮東沿江有賊家礮石筍林立波中
時爲往來民船患公勅立救生局造船數艘大風駭浪每年全
活舟人遇險者無算又籌買義地收掩旅櫬設同仁局施棺槨
斂旅殍邑東南鄉多水災有江都史公丙榮來爲縣令公佐史
公偕紳士張太守寅等造大府陳民疾苦請帑籌資先後督工
興築高黃瓜墩新生樂生諸圩隄又助史公同諸紳士督修天
定隄及永鎮壩自南至東六七十里保障外江大水之年諸圩
隄恆賴安堵鄉民爭訟就質於公必反復開諭往往有感激泣
下與相知者約終身不涉公庭咸豐閒粵西盜起蔓延大江南
北有六安曹綬卿率練勇助官軍勦賊至樅陽全隊潰沒公倡

紳士立忠義冢兼籌資春秋致祭逾年湘鄉李忠武公克復桐城大府檄署縣事善後諸務籌辦合宜紳民感戴後回本任時邑紳方大令傳理將設育嬰堂於城中公復勸分設樅陽督工擇地極盡心力每年收養羣嬰逾城數倍舊有白鶴書院經費不繼公捐俸生息文教復興舊有城隍廟殿於兵燹復捐俸重修以光祀典凡善舉知無不爲多類此先後官巡檢三十六年署縣篆三年同治八年致仕光緒十年五月初三日具衣冠端坐終於樅陽寓舍享年九十營著家訓一卷垂示子孫臨終猶訓諸子立身爲人之道神明不亂先是樅陽鎮右有河爲桐廬懷潛各縣之水所由出江者夏秋江湖陡漲又灌入內河各縣田廬窪下者時爲漂沒公莅任數年邑令某與紳士倡議籌資於江河交界處築隄障之公知此舉爲上游各縣水路出入所

關非一隄所能永固一旦潰決淤泥充塞不能順流而下內河水無所洩窪下田廬仍受其患善後爲難因爲官紳力陳利病事乃就寢後三四年鄉紳復有詣大府請帑籌資仍於江口築隄者糜費帑帑工久不就紳民意見不合幾釀巨案鄉老益念公謀深慮遠爲不可企云

文斗垣先生事略

先生姓文氏諱漢光字鍾甫一字斗垣世居桐城北鄉孔城鎮少工應試文字年逾壯游於方植之先生之門乃大肆力古學詩古文詞皆有鄉先輩風範後來歷遊幕府均能盡其才力有餘資則購古書籍字畫以自娛生平重交誼輕財貨凡有以貧乏來告者必隨時周應之師友中有飢寒不肯告人者亦必隱察之時加持護又使其人能自安焉先生天性和曠仁慈好談

諧年四十無子人有規其納妾者則以貧乏爲辭及聞一義舉
見一難事又必盡力籌畫屢形竭蹶不惜也偶有感觸往往泣
下沾襟或聞歡娛之事神奇譎怪又不覺破涕大笑頃刻之間
悲喜屢易隨性所發不立城府後納妾卒無子亦不以爲戚戚
也惟晚年慈親尙在及所遭時事則愴然於懷咸豐三年春粵
西賊東下正月省城陷十月桐城陷又數年官兵屢到桐城先
生營在營中襄辦軍務精力疲弊卒無成功人多忌之亦不爲
動也當賊陷城數年閒鄉閒尙有安土世家大族自明以來積
書充棟多爲鄉人搬出賤售先後所收至十數萬卷逾年孔城
鎮大亂先生倉皇奉母逃避家中所收之書又爲土人分略售
之遠方余後所得鄉先達張晴嵐閣學所臨歸震川史記標錄
姚惜翁所錄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殘本九冊孫麻山遺集及

他書數種皆先生藏本也余於戊午之春始見先生於里寓一
見如舊相識後每適月必就問鄉先輩遺事及當時人文才學
增廣見聞已未之春先生來余家歡留數日乃去更約夏閒復
來觀荷適月乃爲詩見寄余期之甚篤至七月初旬賊大股至
公奉母避亂廬江憂亂之心鬱不可忍故有嘔血疾至是大作
歿於廬江寓所時七月望日也年五十二生平厯游幕府及居
鄉均有事績皆余所未詳著述亦散失無存惟亂中時時賦詩
曰藕孔餘生集余曾錄副本藏之歿後余曾爲哀詞一篇以呈
劉悌堂先生先生爲評數語以補未及今閱四十年復取舊稿
刪爲事略仍錄悌堂先生評語稍悉其家世云

悌堂先生曰文君字煥章本名聚奎後改今名其先父祖俱
忠厚文君少時極貧從師無資其父嘗早起於塾門外叩謝

師每以蔬菜送之居孔城爲人排難多以至誠動人少從事
吳君寶臣房君掖垣後舉孝廉方正咸豐丁巳冬呂亭解圍
籌糧饋軍當事薦擢光祿寺署正銜以是爲物議哀辭不必
絮論特補志於此

贈侍講學士張敬堂太史事略

張錫燦字敬堂安徽靈璧縣人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咸豐壬
子科順天鄉試舉人癸丑會試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己未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申會試同考
官秋八月奉 旨提督雲南學政同治元年壬戌以奏事不稱
旨被議未幾丁艱回里乙丑兩江總督曾文正公特奏保治
軍淮北自到營嘗著草履與士卒同甘苦又以災賑日行泥淖
中民賴以甦丙寅冬髮捻再竄陝西奉 旨督師赴援抵陝卽

解省圍轉戰益力孤軍無援遂殉難於西安城西之魚化寨大
府奏聞 贈侍講學士家素貧庚戌以 朝考入京遂留應
鄉試勤學勵志一室累月不埽除恆終日不舉火蓬頭垢面從
不乞助於人其同年拔貢生石埭陳虎臣艾聞之懷錢券數紙
訪其所寓詢其日用云本鄉有一公款月可得六七千文吾出
不乘車馬與人無文酒之會日用飲食寬然有餘日前吾尙助
某友數千文爲生計也陳君知其介言竟不敢以錢券進其應
壬子科鄉試也未揭曉前數日卽預備刀繩各一儻不入彀非
自刎卽就縊其堅忍明決如此留京數年孤特自遂不恆與人
往還同儕均以不近人情少之癸亥冬由滇回里泊舟安慶城
下時金陵尙未克復兩江總督曾文正公駐節在此委陳君虎
臣總辦忠義局務太史往拜陳君拜曾文正公及潘泉挂號卽

去時文正公晤陳君云吾素聞張太史之爲人素行不近人情子以爲何如陳君因道其爲人實爲績學勵風節之士與吾之最悉文正公曰旣爲子之密友所言自得其實次日文正公同司道諸公均到舟答拜直登其舟歡談良久卽預訂入城歡留數日時陳君同縣老友楊君仲乾德亨及吾縣方先生存之宗誠均寓皖城往來講學太史因陳君往拜楊方兩先生一見如舊相識一夕同聚方先生寓所論學穆時以應試留此在窗外竊聽遙見太史狀貌面圓白皙帶紅微鬚年在四十五左右言詞不多而有精義是夜太史與諸君別未曾再至余遂未及相見陳楊諸君旋知余是夕在窗外竊聽均以余不入見爲咎太史行誼風節余皆聞之於陳君又悉太史自登第後益沈酣古學頗有著述卽在軍中公務之餘尙雪鈔露纂勤學益力殉難後

所著均散佚無存惟平日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問答讀朱就正錄及續錄三書爲其門人長安蔣善馨所藏同治九年盱眙吳督部棠爲刊於蜀中余近乃得其書讀之因追憶同治閒與陳君時相往還深悉太史之爲人紀其大略併悔當時與太史失之交臂不無遺憾云

外祖左鴻志先生事略

外祖左公諱知來號鴻志世居邑東鄉棋杆岡距予家不過二里與先祖守璞公交最善少年應小試不售援例爲太學生好讀書飲酒賦詩薄田僅數畝遂開門授徒兼習俗所稱堪輿之學閒居無事輒自備資斧徧歷大江南北名山水遇有佳境往往流連數日一一記之於心歸輒爲先祖及里人之相好者道之又好詼諧里中有公事讌會皆喜聽先生一人暢論一歲凶

荒除夕不名一錢所儲不過斗粟卽大書門帖云詩書有味堪
銷夜爆竹無聲也過年其風度如此小子之生先生猶及見之
先母歸甯公輒懷抱撫養周至小子三歲乃謝世年垂七十先
曾祖成玉公曾祖母江太君均公所定葬地先曾祖墓在南鄉
會公里宗祠後山曾祖母墓在邑東白雲沖保汪家山中公自
云生平爲人葬墳以先曾祖母地爲第一吉壤其地自墓後東
山發脈蜿蜒下山十餘里平地結穴坐東朝西墓前十餘步下
有山澗水自東山出西流繞墓流十數里出山墓前三四里有
山峰如筆架人皆以爲文明之象云

孫文雅事略

公諱琴書字納才號執禮譜名文雅少讀書聰穎工書法而秉
性狂放不羈少席父祖產業不數年揮霍殆盡乃落魄江湖疇

嘔閩越恆以賣字爲生人有求書楹聯者往往不用成語自出
心裁援筆立就各如其人之意中年以後浩然歸里有子德恆
能勤儉力田閒亦棹舟爲生計公亦以謹身節欲課徒以佐衣
食公故與余先君善余有再從兄時春爲公之外甥公嘗往來
余家余曾記年十七八時先君爲擇師里中余一時性劣恆不
到學舍在家自課公一日到余家留宿余夜侍公飲酒酣公訓
之曰賢姪讀書此時正爲成敗所關趨向須正因以手畫席曰
譬如一條正路前途忽分數歧賢姪今正走正歧之間若誤入
歧途則誤終身德業矣懍之慎之無荒無怠今余已逾公當日
訓誨之年追思公言恍如音容宛在然今於鄉里求此直諒老
成之人不可多得矣光緒二十六年八月秋分前一日

蘇懋甫哀詞

吾友蘇君懋甫名求敬邑諸生其父欽齋先生講學以程朱爲宗於近代儒者師張楊闢陸清獻君與其兄求莊能承父學咸豐癸丑邑人馬慎甫起升結同人講學於麗澤精舍君與其兄與焉慎甫故欽齋先生弟子也與君兄弟尤相友愛是年冬十月粵賊陷城慎甫後乃挈家避亂於邑東鄉王氏之官塘卽延君課其弟藉以砥礪於學余之獲交於君也在丙辰之夏始相接時見其容貌恭謹而出言不苟心竊異之後君出所著筆記數卷見示又聞慎甫言君之堅苦力學乃益知君之爲人余自愧所學未能窺君之萬一而君虛懷樂善不欲自恃嘗以書與余曰僕受性驚怯幼聞父兄之教長得良友之輔而悠忽以至於今行能無所見於世以視吾子之子然獨立而能成就如此真乃愧死萬萬矣以此大懼隕穫欲自振拔然以親老家貧出

謀菽水思一日閉戶讀書不可得每心自傷之念及吾子曷勝
歎羨吾子其勉之僕於吾子更無所進吾子秉心忠直有所見
顧相示無隱僕雖不敏猶能受盡言也嗚呼觀君之愛余與其
所以自待君之爲人概可知矣丁巳春余聞君來慎甫寓齋與
相聚一二日其形容雖顛頓而言語益加溫 and 蓋君是時已奉
欽齋先生家居慎甫復延其兄求莊來課其弟也已而君歸猶
錄余文數首與余相別於歧路更約夏秋之間復來余家觀荷
是年秋九月欽齋先生以天年終君兄弟行喪禮一本於古而
君身體故孱至此積勞又極哀毀以家貧食指十餘口授徒不
足自給往來借貸恆爲風雨所侵已漸致疾矣明年春不得已
乃謀食於浙西客於仁和邵先生懿辰家邵先生故與欽齋先
生爲道義交念通家之誼又嘉君之學行遇之亦與其子等君

舊疾日加劇竟以六月十八日卒年二十有七喪殮皆邵先生爲經紀也君與余自丁巳春一別卽未通音問往浙西時亦過余里門余適以他事出次日過慎甫寓齋聞君且渡江矣而竟成再世交余之悔恨曷有已邪君詩歌古文辭俱有前賢遺軌書法篆刻頗工妙於宋儒書尤加研究著有愧學錄若干卷妻葉氏生一子甫三歲君卒後數月亦殤先是其兄於去歲冬十二月望後過余舍猶以久不得君消息爲憂余得君之凶問也以今年正月六日今其果知乎當此烽煙滿目棺歸未知何日乃先爲詞而哀之曰

西湖之山水深秀兮中有羈魂於此棲慈親日倚闥而長涕兮更有腸斷之寡妻固知同寄軀於大鈞兮彭與殤爲一轍嗟來雅之日就替零兮正學恆虞於湮滅

趙靜涵哀辭

井序

君姓趙氏名元益字靜涵蘇州新陽人父諱之驥道光甲午舉人甲辰恩科會試房薦大挑一等分發東河數年歿於河工差次君幼孤能自力學爲諸生同治閒來上海當道延至廣方言館繙譯外洋製造及醫學諸書公務之餘仍力學不懈兼通醫術君頗藏古書及名人手校鈔本時加鞫究中光緒戊子舉人庚寅辛卯閒無錫薛公福成奉旨出使外洋延君爲隨員及醫學官三年差竣回里得保舉知縣君不樂仕進仍在廣方言館繙譯外洋各書兼爲人治病有求必應余以同治壬申冬客遊上海癸酉春應製造局總辦南海馮觀察校光校閱本局所刊各書亦住廣方言館居室與君相近朝夕相晤余亦攜帶古書鈔校本數筭與君互相借閱以故兩人益加親密特異於

他同事者君舊藏有李文貞公所刊朱子韓昌黎集考異十卷
余以此書刊於康熙戊子在乾隆間詔修四庫全書館臣皆
錄文淵閣已云李光地得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最
爲精善光地歿後其板旋佚故傳本頗少云云因勸君寶此本
以館俸摹刊君欣然從之此書復得流傳於世君之力也君自
刊此書後益好以餘資刻書二十年來所刻有用精本凡十數
種志尙未已今年刊其鄉先輩明人龔詡大章所著野古集三
卷秋九月完工以四部見贈此書四庫著錄係內府藏本乃
崇禎乙亥其八世從孫挺所刻外間不甚經見也余與君結交
於同治癸酉春於今卅年相親如一今年十月初七日爲湖州
老友周君萊仙病久不愈數醫無效因挽君同往爲周君診脈
開方閱二日余往視周君服藥仍不效回告君君約日欲同余

再往審視閱數日君獨到周君寓所門外詢問余尙未至君乃
怏怏而返先是君與本局所請某洋人繙譯某書洋人今秋至
此將往京師應當道之請仍申前議約君到京師接緝此書君
來相告余詢行期因問何時回君云總須年餘定於月初出門
余到君寓送行遂別未幾接京師電云君已歿余大驚傷感累
日計前月初七日同君問周君之疾君爲診脈定方月半君復
獨往視周君至今不及五十天而周君已於前月十九日逝世
今君又繼之兩月之間連喪二知己余其何以爲懷耶今先爲
君些詞以抒余之悲哀云

粵有賢士素重風義些力之所能無所迴避些潔身自愛無所
猜忌些久與結交不我遐弃些家有奇書充几盈笥些有求必
應不自珍異些疑義相析廣聞博識些古笈流傳從無藏祕些

一旦踐約情迫無遲些曾未幾時二豎爲祟些有子有孫醫藥
無侍些仁不必壽修文召至些層冰嗟峨靈寄北地些望君不
見長流別淚些接席重歡形諸夢寐些魂兮歸來不可遠寄些
天涯寄詞以鳴哀思些表君行誼聊慰君意些

敬孚類藁卷十二